

## 千秋诗魂

□刘一骄

“看那朵荷花!”同行的朋友兴奋地盯着荷塘。我转头凝望,好一片清凉的荷塘,徒步的燥热感瞬间消散在大朵大朵的荷叶间。

此地有长廊一道、凉亭一座,嘉木四合,绿水内镶。盛夏灼人的阳光融在这温柔的绿意间,也变得和顺起来。密密麻麻的荷叶,你趴在我身上,我躺在你脚旁,共同给这片荷塘撑起一把绿油油的遮阳伞。最引人注目的,是这万绿丛中一朵耀眼的荷花。殷红的它,成了人们目光的焦点,成了这片天地的主角。

“好难得啊,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片荷塘。”我惊讶。朋友点点头,盯着池中的荷花。我也静静地看着那朵荷花,那唯一一个被万千绿叶簇拥,被无数游人注目,凭一点鲜红傲立在水池中心的挺拔身躯。那是你吗?诗圣,是你在观照我们这些后人吗?

成都杜甫草堂由于离家近,我去过许多次。每次去,总有令人激动的新鲜感。草堂绿荫浓盛,园内比起外面清凉不少,有一种让人心静的力量。麻雀似乎也沉醉在这凉意中,呆呆地立在道旁。我们走近,它们只蹦跳着往前走远——并没有想象中飞起的画面。这一定是这里的“家雀”吧,慕名前来杜甫草堂的游人实在太多,连这种极易

受惊的鸟也见怪不怪了。

印象中,我去游玩的时候,游人一次比一次多。如今正值暑假,虽说是旅游旺季,但场面的壮观仍出乎我的意料。

年迈的游客,白花花的胡子已蓄至胸口,目光仍炯炯有神。年幼的婴童,还要抱在怀里,被大人安慰“不哭”。前来参观的,最多的还是学生。“晋代衣冠成古丘”“潮打空城寂寞回”的萧瑟破败,在这里是不可能出现的事。千古浪潮汤汤奔去,淘不走杜甫的这座草堂。

据草堂附近出土的一块石碑记载:“江水之西,平原之上。”“野鸟徘徊,行人凄怆,空余石塔……”杜甫来蜀前,此地荒凉偏僻,人迹罕至。谁能料想,1000多年后,这里已是游人不绝的圣地。一切都是因为这里有一缕“千秋诗魂”。

“李杜诗篇万口传。”李白与杜甫,同为盛唐的顶级诗人,也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两颗耀眼的星辰。我和朋友走在青石板路上,突然撞进一方让人心醉的小世界里。一座方正的庭院,正中间是一个盆景园,有长廊环绕四周。在这长廊的墙上,一块块石碑,或楷或草,或隶或篆,刻满了杜甫的诗作。

四下望去,盆景园内游人稀少,反倒是这长廊中站满了人。“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找出10首我认

得的诗。”一个小男孩信誓旦旦地对妈妈说。看着他,我仿佛看到了许多年前的自己。杜工部的身影,似乎就在墙上的一笔一划间,用他那悲悯的双目看着一个又一个驻足于此的人。笔画的跳动,线条的流转,勾勒出一幅幅世间众生疾苦相。

草堂,自然就是整个杜甫草堂的重中之重了。不用真切地看见茅屋,就能知晓它的所在:游人聚集的最多处,便是那茅屋了。脱落的灰白墙皮下,分明可见用竹条“织”成的“筋骨”。明知道这是后世重修的,大家却仍乐此不疲地往里钻想探个究竟。

这也是拜他的精神所赐吧!人们渴望从与他有关的一切事物里寻找圣哲的精神。杜甫当年就是在这样一间破败漏雨的茅草屋里,写出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的吧。

房外,两个外国人的身影格外醒目。她们皱着眉头,抬头紧盯着截断掉的枯木,是想寻得历史的踪迹?“世上疮痍,诗中圣哲;民间疾苦,笔底波澜。”这样一个崇高而纯洁、神圣而伟大的诗魂,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吗?

雪白的照壁上,“诗圣千秋”四个飘逸的大字,引得游人流连拍照。诗圣的精神是不灭的,诗圣的灵魂是永恒的。一座草堂,一位圣哲,一颗永不坠落的星辰。

## 梧桐花开

□刘春霞

梧桐花开了。紫盈盈的喇叭朝天吹着,风跑过来,花就一嘟噜一嘟噜地往下掉。

我倒软绵绵的秸秆堆里,黑色的毛毛虫满地都是,来来回回地蠕动着柔软的身子,不知道在忙什么。隐隐约约,我听到晒场上有人在打麦子。这样昏昏沉沉三四天了,我是要死了吗?

先是后背上起了几个红疙瘩,越来越多,后来变成一个个水泡,全身都是。发低烧,饭也吃不下。浑身上下像有数不清的蚂蚁在爬,痒呵,我不住地挠。皮肤溃烂了,痛。我坐在门槛上使劲地哭,撕扯着衣服,疯了一般。花布裤子扯烂了,我哭得更凶了。“造孽哟!”奶奶抹着眼泪,“不知啥时才好呢?”

天上有明晃晃的太阳,发出晕黄的光,很闷。干妹说,我是出麻子,要传染,没人跟我玩。我迷迷糊糊地往外走,眼前一切都在摇晃。阿黑跟着我,摇着尾巴围着我绕来绕去。晒场上的麦垛一堆又一堆,我累了,倒在秸秆堆里,打麦子的声音传到耳边。

秸秆堆里的尘土,沾了我一身,身上更痒了。晚上,我发起高烧,浑身像着了火似地烫,哼哼唧唧地说着胡话。朦胧中,听见姐姐在挨骂。她白天扔下我跑出去玩,姐姐没有出过麻子。

打预防针的时候,针头亮出来,我吓破了胆。挣脱了大人,跑过几道田埂,大人在后面追,喘着粗气。最后,我跑脱了,姐姐从树背后看着我笑了。

出麻子,在我们那里是不兴看医生的,全凭运气,全家都在担心我是否能挺过去。奶奶看着我,撇了撇干瘪的嘴:“听说用梧桐花熬水洗澡能治好麻子。”

梧桐树下,奶奶一朵一朵地捡起梧桐花,一手撩起青布围裙兜住,奶奶的肚子上就鼓鼓囊囊起来。长长的火舌舔着锅底,梧桐花在铁锅里翻滚着,热气漫上来,打湿了奶奶的眼睛。沉重的大木盆,被奶奶拖出来,发出哒哒的声音,奶奶细碎的小步子急急地奔着。

软塌塌的梧桐花从奶奶手中的勺里流进木盆里。我坐在花中间,淡淡的香气裹着我。奶奶掬起水,一捧一捧地淋上来。我高烧了一通的脑袋慢慢清醒,奶奶的手抚摸着我的背,双手软软的。

我渐渐有了精神,胃口好起来,身上溃烂的皮肤结痂了,又开始活蹦乱跳了。奶奶看着我,眼睛闪着亮光,笑意融融。

夏天的夜晚,我们在院子里乘凉。我靠在奶奶身上,她的蒲扇送来轻柔的风。我摸摸奶奶的手,把她手背的皮提起来,提得老高,再放下,看着皮慢慢塌回去。奶奶的腹部温热,轻轻地一起一伏。我把耳朵贴上去,没有听到猫肚子里的咕噜声。我看着奶奶脚背高高隆起的小脚,想起跟着奶奶去打水,水桶跌破了井里的月亮,摇摇晃晃,就像奶奶走路时的模样。

梧桐花谢了。梧桐花开了。

奶奶感冒了,发着高烧,说她浑身疼痛。“如果用梧桐花熬水洗澡,奶奶你会好吗?”奶奶摇摇头。我贴着奶奶的耳朵,悄悄地问,你几岁了,奶奶?“我已经活了九十年了,现在我想你爷爷了,要去找你爷爷。”奶奶的声音像是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。我捂着奶奶的青布围裙哭了,围裙上的小补丁重重叠叠,边上缝着整齐的线。

梧桐花落下来,一朵朵点缀在奶奶的坟头上。

## 居有竹

□潘鸣

有一种感觉——但愿是错觉:我的故乡川西平原,一座座乡间庭院,竹影婆娑的情景,正在悄然与日消退。新建的院舍许多变身为小洋楼,再配以幽幽纤竹,似乎不搭调;昔日诸多功能的竹器,亦已被花花绿绿的塑料或元素不明的合成材料制品取代。

竹,在乡间黯然失宠。

回首昔年,竹林盘,曾经是川西乡村民居的代名词。那时,几乎家家户户的茅屋瓦舍,都掩映在一片葱葱郁郁的竹林丛林中。楠竹、慈竹、绵竹、水竹、罗汉竹、观音竹,一色青绿,婀娜多姿。少时,我曾经跟随一帮割猪草的农家孩子爬上龙门山坡梁,纵目俯瞰,平畴沃野之上,一团团翠竹拥揽的院落,恍若一连串偌大的温馨鸟窝。

我老家那座院子,寻常中有些与众不同。它是由一间简陋村小和一户卿姓农家共同构成的四合院。彼此无隔栏,院中一方石灰坪地,兼有操场和晒坝的功能。说是四合院,其实表意不严谨。院子除了一段残缺的泥土垒墙,其余三方并无墙体包围,皆由一簇一簇的慈竹盘根错节、勾连交织为笆篱。

植竹为墙,给学校和村邻省下一笔土建开支,这在困难年头是挺要紧的。慈竹贱生,村邻在院子周边土埂上埋植一些带胚芽的母竹,才三年五载,就蹿成一围蓬勃的丛林。窝窝密密,枝杈纵横,防护功

效毫不逊色于实体墙。一日傍黑,有黄鼬溜进院子想偷鸡,村邻见了,连声咋呼追打。那黄鼬惊慌逃窜,一头卡在竹叉上动弹不得,被当场生擒。

二三月里,竹林盘里始发春笋。透过地面厚厚的腐竹叶,这里那里,变戏法似地不断拱出一些尖尖角。新笋都穿戴了严实的铠甲,一身毛刺,我们小孩子不敢触摸。待其冒到一拃多高,卿婶会采挖一些,分送几户教师人家。母亲小心剥掉笋壳,新笋鲜嫩极了,鹅黄中微微泛青。母亲切笋成丝,用开水漂过,加上几叶藿香炆炒,好可口的一味春菜。

制作各种竹器,是卿大伯的拿手好戏。夏天白日里忙完田间农活,吃过晚饭,卿大伯会在月明如水之夜,在晒坝摆开架势做篾活。工具很简单:一把厚脊砍刀,一把薄刃篾刀。他将白天从竹林里伐下的成竹斜担在一条高脚条凳上,先用砍刀剖竹去节,划成条状竹料;再用篾刀层层剥启,分离黄篾、青篾。

然后,他顺势落座木凳,搁了刀柄,凭借纯手工,以黄篾作骨架,以青篾为经纬,稔熟地编织心中构想的什物:米箩、背篓、筐箕、筛筐、篾凉席、矮凳、小靠椅、烘笼儿,一天天变着花样做。他那粗砺的指掌那一刻显得特别灵巧,随着十指的拨弄,柔韧的篾条翻飞曼舞,像

是受了点化,突然活泛了过来。编织出来的东西,除了家用,卿大伯会挑到镇街赶集售卖,换了钱补济家用。

耳濡目染之下,我也曾尝试竹编技艺。在付出指头破口流血的代价后,好歹捣鼓出一个不成体系的鸟笼,还编扎过一只老喜欢倒栽葱的风筝。

对于儿时的我们,竹林盘里总是有无尽的乐趣或惊险,令人既迷恋又怀揣几分忐忑。我们在茂密的枝叶间时不时会觅得一枚枚蓝宝石一样的鸟蛋,我们忘情地追逐一种翩跹于竹林、芳名叫“七姑娘”的精微蜻蜓,我们举着蛛丝网罩循声搜捕长声吟吟的鸣蝉,我们曾在竹下与一条菜花蛇不期而遇吓得夺路狂奔……

我家屋檐外紧傍一丛竹。晚上熄灯卧床,侧身转眼,常见竹影绰绰,借着星月辉芒投射在纸糊的窗棂上,是变幻莫测的皮影戏。偶有风过,竹子枝叶摇曳律动,沙沙之声酷似酥雨飘拂,令人心旷神怡。

竹子蕴含天然药性,那时乡人偶感热毒,不去医院,径直去竹林盘。抽取一把新长的竹芯,再去陌上寻几株车前草、蒲公英,熬了汤药,连服两天,药到病除,十分灵验。

东坡居士留有千载咏竹名句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居有竹,实在是我辈凡人的福分。